

闲读随笔

暑伏之际，宅家悦读刘致福先生的新作《白果树下》，清凉之气拂面，清爽遍布周身，心生暖意而不燥，被“俘虏”的感觉前所未有的。

《白果树下》一书隽永别致，分为“回不去的故乡”“忘不了的童年”“渐行渐远的背影”“记忆深处的乡情”四部分。作为缅怀故园乡土、追忆年少时光的最新作品集大成，这其中不但有作者对亲人乡邻的深切牵念，还有对童年孩提的深挚怀恋，更有对故乡的深情眷恋。文学评论家张清华在本书的序中称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总汇，一个展示形形色色的乡土记忆的‘博物馆’。这就是它最大的价值”。

作者的笔下，有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小姨、表哥、堂兄、六妹、国哥等等，无不个性鲜明，挥之不去。在作者的笔端，写父亲和母亲的篇幅居多，分量也最重。刘致福是用一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来抒写父母亲的。《父亲的脚步》里勤劳、质朴、一心为大家奔走操劳的父亲，用“他的脚步”踏醒了古老的土地，父亲先人后己、无私无畏的崇高品性滋养了孩子们成长的心灵；《老妈的“作品”》写出了勤劳的母亲宽厚、慈爱的情怀。作者在《园边的木槿花》里以炽热深情的文字写道：“上得

## 白果树下，兀白花开

□于洪良

厅堂、下得厨房的母亲，一生都与泥土纠结不休，却能把贫穷、平淡的日子过出花来，聪慧、清丽与素朴、要强，这些精神与品性在乡土的背景下愈显亮丽可贵。”是啊，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们长多大、走多远，我们的身上恒久地流淌着他们的血液，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化作生命的精神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者捡拾起了每个人生命中最容易被忽略甚至遗忘的部分，尤其是这样悉心刻画父亲母亲，令读者熟悉而亲切，能不让作者的当代人或者正在成长的后生代“找到自己”，想起乡下的“白发爹娘”？

散文重在缘情说理，借景抒写情怀抱负，表达丰沛的真情实感。在刘致福的散文中，无论是忆往事、念亲人，还是感人生、思过往，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饱含着人情味与人性美，诉说弥漫着人间烟火的温情与暖意，还原着生活最本真的肌理，这些文字是可以支撑我们抵御外部一切冰凉和冷漠的。比如，《井台》呈现出的风俗画式的乡村生活和那温润、鲜活的生命活力；《戏台》里对浪漫的生命之美的向往，乡村虽然贫穷，但是乡野戏台上和戏台下所洋溢的生命热情以及对于美的热爱，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这种情感与《梦里庄园》《蝉歌嘹亮》里的诗意、纯真和美好，淡雅剔透，共同构成了一个乡村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生命底色，成为抵抗丑恶、维护美好的精神源泉。书名中的白果树，不是一棵树，而是一个村名，是作者奶奶的娘家村。作者在结尾写道：“白果树下，一种诗意的栖

居，一种久远而又美好的精神赍续。”

刘致福在《后记》中写道：“情感是散文的血液，有了血液的注入，散文才会生动饱满，才能培植出鲜活灵动的艺术花树。”散文区别于小说、诗歌、戏剧，就在于其独有的情感特质，有感而发，随情而动，撷取生活中的只鳞片羽、人生丛林中的几株树木花草，便可反观大千世界，正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在作品里，令他心心念念、不舍不弃的有故乡记忆里那些美好的、淳朴的、祥和的、仁爱的乡亲们，有那些涵养了人的灵魂的乡村风俗、人情，还有那些他见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美好东西。作者用饱蘸真情的笔触，用心书写身边人的家长里短与生命悲欢，写乡人劳作和生存的艰难困顿状态，儿时的情感以及成长的烦恼，字里行间尽显对故乡的一草一木和父老乡亲的大爱大情，无以复加。这些文字以“情”见长，大都有感而发，情发于中，生动记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好的散文作品，是“传情达意”的。能够把散文写出真情实感的作家也一定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苦楝树》中，以小见大，以树寓人，写自己的恩师在漫长的岁月里倔强生长、乐善好施、古道热肠，写亦师亦友，携携相长……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追忆过往的心伤，跃然纸上。这种人间至情至性发自内心，有着无法掩饰、无法抗拒的力量。

读刘致福真诚、灵动、有质感的散文，是一次难得的心灵旅行。白果树下美文如花，众声喧哗中悠然绽放，馨香馥郁中传递一种温暖而动人的力量。

闲闲书话



## 版本控

□王焱

买书，一定要买某家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第一印，亦即所谓的“初版本”，或者一定要买某家出版社的某个特定的版本，是为版本控。

版本控一般都带有一些强迫症的倾向，非初版不买，非初印不买，非自己认定的那个特定的版本不买……收集这些特定的版本当然不是为了阅读，兜兜转转，寻寻觅觅，众里寻他千百度，只是为了得到自己心心念念的“这一个”。我早年是孔夫子旧书网的常客，之所以经常沉溺其中，乐此不疲，一个最大的乐趣就是配书——力求配全那些在实体店早已难觅踪影的初版本。我曾经在孔夫子旧书网一本一本地配全了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配全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配全了岳麓书社的《明清小品选刊》……这些书都是丛书，印量很少，其中总有一两种是大缺本，尤其是一版一印，收不全就是一种缺憾，收全了才会了结一桩心愿，一种令人亢奋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配书当然是一件既耗时又耗力的事情，同时又是一件兴味盎然的事情。这是一个慢功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有等机会，凭缘分，才会心随所愿，一竟全功——并不是爱书人喜欢挑剔，而是某些版本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书籍的内容，更在于时代的意义。比如，钟叔河先生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湘版书，其中的内容固然极好，其初版本的价值则在于它得风气之先，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嬗变。岳麓书社的《周作人作品集》也是同样，其初版本虽然未竟全功，却也日益彰显出它独特的版本价值。其中的未刊本《知堂回想录》，我先后买了多个版本，单是香港牛津版即包括真皮毛边本、手稿本和普通本，这些版本各有各的价值所在，你若不收全它们，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知堂的忠实粉丝呢？

金庸小说各个时期的不同版本，更是“金迷”们追捧的对象。像最初的连载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修订版”，新世纪完成的“七年新修版”——其中包括港台的远流版、明河版，大陆的三联版、朗声版，可谓错综复杂、五花八门。有人甚至写出专著来研究这些版本的源流和演变，而收全这些版本，则成为“金迷”们平生最大的志愿——越是有难度，越有刺激性，试想，当你突然得到一部寻觅已久的金庸小说时，你会怎样地喜出望外啊！寻觅初版本就像沙里淘金，没有令人心跳的悬念，就没有意外得来的惊喜。

对于生活，我从来没有过多的欲望和奢求，我只希望时常得到一些令自己心仪的书籍，然后被这些书籍所包围，安常处顺，怡然自得——正像女性日记书写者阿娜伊斯·宁所说的那样：“渴望写作、阅读、音乐、哲学、思考带来的狂喜，渴望通过敞开的窗帘看到的那个房间：四墙摆满书，高悬于生活之上。”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著者说

## 跨越400多年的“本能寺之变”

□胡炜权

笔者在今年跟华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本书是利用各种史料，分析一起发生在1582年夏天的政治事件——本能寺之变的经过和原因。发动事变的是日本人家喻户晓的“著名犯人”明智光秀，被他杀害的则是更为有名的日本历史人物织田信长。由于明智光秀直至死去也没有交代犯案动机等细节，因此这场改变日本历史走向的事变被日本人称为“日本史三大谜团之首（其余两个是“邪马台国的位置在哪里”和“谁是暗杀坂本龙马的主谋”）”。

本书是笔者在2017年于台湾省出版的同名书籍简体中文版，在此基础上增补六万字的新内容。这不仅是为了更新知识和补充旧版的不足，同时也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容易理解背景知识。特别是最后，增设了九个“本能寺之变”相关史料的中文翻译，以方便读者了解事变发生后的日本人如何理解和传播变事的来龙去脉。

顺便一提，《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虽然是在2017年首次出版，但早在笔者读大学一年级的時候便已经开始写作，并在一年半后完成底稿。随后因为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有好几年没有时间处理书稿，这一放就是十年。后来，笔者到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攻读日本史博士学位期间，才得以再次把书稿拿出来修订，经朋友引荐，出版成书。在这段漫长的研究过程中，除了对事件有了更多、更深的理解，笔者还通过梳理“本能寺之变”的研究史，发现日本人对于疑案、阴谋抱有极为强烈的好奇心和执着，更成为他们对历史

的独特观感和态度，而这种历史观至今依然存在。

相信不少读者都看过日本的推理小说，或者是《名侦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以推理为题材的日本漫画。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推理题材，从小说到漫画，换个包装，反复推出市场？

笔者曾在攻读硕博学位期间参加过各种日本本土文化的考察团，以及民俗学的学术活动。出于自身的研究需要，笔者也曾走访一些日本乡间地区，通过跟不同世代的村民交谈，感觉到日本人对于不可解、不能说明的事情充满了好奇心，而且热衷于讨论各种可能性，这有点像我们在网络上遇到各种未解决的事件时，自然而然地做出各种猜想和推测，这种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共有的本能之一。

当然，作为日本历史的研究者，笔者还是有必要以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日本人的精神史”。笔者曾统计过自古至今，日本人就“本能寺之变”的所谓“真相”提出了数十种说法。比起历史真相，他们更享受在无法肯定真假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推理力，得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看法；或者寻找其他人的见解，从中获得满足感。

换句话说，日本人对于事情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反而更珍惜利用这些机会，享受在“历史探案”游戏中的快乐。

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和折口信夫都谈到过日本的推理解谜小说可以追溯到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中期），日本识字率和印刷技术极速发展，大量读物涌现，同时也刺激了创作欲望和市场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期日本解谜文学热潮的其中一个源流，跟当时日本商人从中国（清朝）输入的文学作品有关。柳田国男曾经推测，其中一个关键作品就是宋人桂万荣的《棠阴比

事》。这部以作者整理的古今公案判例为题材的作品，自17世纪初引进日本后大受欢迎，在元禄时代以后还催生出各种受其启发的本土衍生作品，一直延续到明治大正时代。

除了外在的影响，非常多的日本古典作品都蕴含了为血亲、挚友报仇雪恨，或是为自己挽回名誉而报复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日本自古以来奉行“自力救济”主义，即“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且执着地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获得保障。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日本各个时代政权的统治者均没能做到将权力渗透到社会底层，依然保留着比较松散的分权体制，因此，律法和司法因地而异，没有一个绝对稳定的标准和守护者，且统治者对于维护正义和介入民间纷争的态度显得很消极，结果形成了遇到纠纷、困难的当事人都得靠自己身边的亲友同道去实现“正义”，以保护“正义”及其背后的权益能够长久地获得保障。

这种历史背景对日本人评价本能寺之变以及其他历史事件的角度和感受也是息息相关的。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杀害主君织田信长，因此在封建时代背负上弑君犯上的骂名。但这不过是统治阶层的视角，当时的平民百姓并不这样理解，各处跟他有关系的地方纷纷举办活动纪念他，并且延续至今。

在当今日本人的心目中，明智光秀并非违背道德的恶人，反而各种脑补和辩护随处可见，如“信长也不是好人”“光秀必定有难言之隐”等等。“本能寺之变”能够跨越400多年，至今依然是日本人十分关心的话题，而且只要新闻报道说发现一些新线索，就立刻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各位读者如果有兴趣阅读《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这本书，特别是后半部分内容，就能跟笔者一样，感受到日本人这种独特的心性了。



刘致福著  
《白果树下》



胡炜权著  
《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

胡炜权著  
《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